

XIFANG XIANGZHENG MEIXUE

YUANLIULUN

【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

何林军 著

西方象征美学 源流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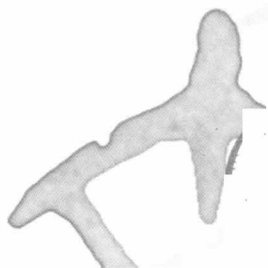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

何林军 著

西方象征美学 源流论



III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 / 何林军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1081 - 893 - 3

I. 西… II. 何… III. 美学—流派—研究—西方国家
IV. B83 - 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7585 号

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

◇何林军 著

◇策划组稿: 刘苏华

◇责任编辑: 刘苏华

◇责任校对: 黄 晴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 25

◇字数: 282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1081 - 893 - 3

◇定价: 28. 80 元

序

何林军博士要我为他的新著《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作序，我欣然同意了。因为这部著作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拓展、深化而成的，由于当时指导过他博士论文的写作，印象比较深，后来林军又承担了我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中“象征”范畴的撰写任务，同本书也有密切关系，所以我想在此说几句话。

国外对“象征”的研究起步很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文本中就可看到象征理论的萌芽；中世纪，随着“象征”在宗教活动尤其是宗教艺术中的广泛应用，“象征”开始较频繁地进入理论视阈，“象征释经学”即是一例。18—19世纪，包括康德、黑格尔等人都对象征研究做出了贡献，促进了象征理论研究的繁盛。20世纪象征研究进一步伸展到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符号学、结构主义、艺术学等众多领域。不过迄今为止，西方学界系统勾勒西方象征理论研究史的著作和较为全面地考察“象征”美学性质的著作尚未看到。

国内对西方象征理论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主要是对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及其理论的介绍。20世纪80年代，象征研究再度涌现，但侧重于以“象征”为理论主线来构建文艺学体系。近年来，一些学者侧重于从民俗学、神话学角度将象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他们虽借鉴了西方理论，但侧重于分析中国的象征文化。

林军显然看到了上述国内外象征研究的相对薄弱之处，于是就在这方面下大工夫、做大文章，以弥补以上的不足。他首先对西方“象征”这一美学范畴进行历史的梳理，对西方象征理论研究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描述。这构成了全书的主体部分，也就是本书以《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命名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解释学等相关的研究成果，深入考察“象征”在诸领域的理论内涵，重点总结它的基本美学品格，概括出它的美学性质，分析它与“意义”及各种意义理论的关系，概述其内涵在现代社会的演变，进而以之作为分析中外文艺、文化现象的一种方式。如此，本书对“象征”所展开的历史性和理论性结合的研究，体现了史论结合的自觉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外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它不但有助于人们了解西方象征范畴的历史演进和完整内涵，而且可以为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的创新建构提供某种启迪和参照，因而具有较为明显的理论意义。

读完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林军在研究方法方面有自觉的追求，并在运用中有所突破。方法是研究的手段，不是目的，但是，研究方法是否切合研究的对象和主题，有时候对研究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本书根据“象征”这个特殊的研究对象，采取了跨学科研究、历史与逻辑统一等方法，我觉得是合适得体的，因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

一是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本书虽然侧重清理“象征”范畴的美学内涵，对诗学和艺术领域的象征问题花费了较多的笔墨，但同时因为它的美学内涵渗透在哲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学科或流派中，因此作者尝试采用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把触角更广泛地伸向以上诸多领域，努力追求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揭示“象征”范畴的含义及其历史演变，取得了较为令人满意的成果。

二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由于本书的目标不仅仅是对西方象征理论进行历史地清理，而且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概括“象征”的美学本质，所以林军从开始构思到整个写作过程都比较自觉地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一方面紧扣历史的脉络进行叙述，另一方面又力求在理论上作深度挖掘，使历时性的材料清理、演进脉络勾勒与共时性的理论把握、逻辑概括较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对“象征”范畴的理论阐释上较为全面、较为丰富。

当然，并非说林军的这部新著已经完美无缺了。从整体构思来说，我感到史、论两个部分的比重稍微有点失衡，史重而论轻。如果在“象征”的理论研讨方面再加强、拓展一些，这部著作的学术分量可能会更加厚重一些。

林军为人忠厚朴实，做学问勤奋扎实，这部著作的出版只是他学术生涯中一个新的起点。祝愿他再接再厉，勇于探索，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争取取得更大的成就。

朱立元

2007 年金秋 10 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从符号理论到象征理论	(1)
第二节 象征、符号及其“意义”	(10)
第三节 象征与隐喻	(26)
第四节 象征与寓意	(33)
第一章 象征的考古学	(40)
第一节 原始人的世界图式：神圣与世俗的二分	(41)
第二节 原始思维与象征思维	(51)
第三节 原始艺术的象征性	(71)
第二章 象征的哲学根基	(80)
第一节 柏拉图：理念论与象征的形而上学	(81)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记号、隐喻和模仿	(102)
第三章 象征的宗教诉求	(120)
第一节 神学本体论与宗教象征主义	(120)
第二节 奥义的通道：象征与圣经释义学	(143)
第三节 象征与宗教艺术	(150)
第四章 象征的诗学深入	(160)
第一节 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征	(161)
第二节 黑格尔：象征型艺术	(169)
第三节 浪漫主义：神话与象征	(180)

第四节	象征主义：象征的诗学勃兴	(196)
第五章	象征理论的多元化	(213)
第一节	精神分析学：梦、原型与象征	(214)
第二节	符号学：文化、艺术与象征	(230)
第三节	加达默尔：存在论与解释学视阈中的象征	(242)
第四节	巴特与德里达：文本与符号的意义滑动	(258)
第六章	象征的美学品格	(274)
第一节	意义的超越性	(274)
第二节	意义的不确定性	(290)
第三节	象征的抽象性	(305)
余论	象征与反象征	(319)
参考文献		(335)
后记		(351)

绪 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西方历史上主要的象征（symbol）理论，而非一般的符号（symbol 和 sign）理论。究其实，本书是从美学角度来进行对“象征研究”的研究。展开这种理论史的梳理工作，其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勾勒散落在哲学、美学、诗学、宗教学、心理学（主要是精神分析学）、符号学、解释学诸领域中的象征理论，来说明“象征”这一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的缘起、发展和演变的情形，并把握其基本的美学品格。

第一节 从符号理论到象征理论

一、“象征”进入理论视野

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对于“象征”以及与“象征”有关问题的研究从来都未曾中止过，并在宗教和诗学领域显得尤其活跃。“象征”之所以大量地进入理论家的视野，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象征与人类的精神生存、艺术冲动、宗教诉求、文化创造诸方面具有极重要的联系。许多现代的西方学者都以相当的篇幅说到了“象征”对于人类社会的种种重要性。

有些学者从人类的精神需要出发，将象征视为人类精神表达

的必要场所。譬如美国学者廷德尔 (W. Y. Tindall) 说: “象征符号创造是我们的本然活动和内在品性的一种必然性。”^① 因为它暗示了我们无法言说的思想和情感; 我们存身于世, 总是可能穷尽一切事情, 永远都会有一些东西让我们不可言说; 世界上没有一种事物是可以穷尽的, “正是在事物的无可规定与不确定性中, 体现了人类在面对自身和身处其间的世界时的思想的无限和情感的无可羁绊”; 但是我们希望言说一切不可言说者, 因此借助象征形式, 我们才能让灵魂 “交流其最幽秘又混茫的冲动”。^②

有些学者则把 “象征” 视为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之一。L. E. Loemker 说: “没有象征化 (symbolizing), 人类就无法言说。”^③ Israel Scheffler 亦说, 象征主义 (symbolism) 是人类思维的主要特点, 象征思维表现在思想和文化的各个方面。^④ 苏珊·朗格在《哲学新解》中也指出, 象征化是人类思维的重要特点。^⑤

另有学者从象征的功能方面说明了 “象征” 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认为象征具有神奇的整合沟通或协调的力量, 可以将分裂引向统一, 把经验整合成秩序。正是它, 把人与物、人与人、肉体的人与超越的上帝、僵硬的物与飘逸灵动的精神联在一起。总

① [美] W. Y. 廷德尔: 《文学符号》, 引自《外国美学》(14),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第 356 页。

② [美] W. Y. 廷德尔: 《文学符号》, 引自《外国美学》(14),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第 369、358 页。

③ L. E. Loemker. “Symbol and Myth in Philosophy”. In *Truth, Myth and Symbol*, edited by Thomas J. J. Altizer, William A. Beardslee and J. Harvey Young. Prentice-Hall, INC. 1962. p. 109.

④ Israel Scheffler. *Symbolic Worlds: Art, Science, Language, Ritu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

⑤ Susanne Langer.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2.

之，象征是一种统摄力量，是人们精神和灵魂之间互动的媒质。

卡西尔等人则把“象征”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的活动或文明的成品与载体。卡西尔从文化哲学的高度，从功能性的人类活动角度，把传统的“人是理性的动物”置换为“人是符号（象征）的动物”，他的《象征形式的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和《人论》等著作都在反复申说这一命题。Bernard J. Cooke 则进而指出：象征是一种生存方式，“象征是人类一切思想和语言的本质特征”，甚至人类更根本的特殊的生存模式就是象征性（符号性）；我们不仅仅是卡西尔和苏珊·朗格意义上的制造象征符号的动物，而且，“我们是象征性地生存着，因为我们人类的精神层面在我们身体内自我‘言说’”。^①美国文化学家莱斯利·A·怀特（L. A. White）亦说：“一切人类行为都是在使用符号（象征）中产生的。正是符号（象征）把我们的猿类祖先转变成人，赋予他们人性。只有通过使用符号（象征），全部人类文明才得以产生并获得永存。……一切人类行为皆由使用符号（象征）而构成，或依赖于它。”^②

而在诗学领域，有些人则依据艺术创作实践的事实，指出“象征”不仅仅是运用在创作中的一种修辞方法，更是一种审美原则和艺术思维的本质性方式，是表露我们隐秘思想情感的通道。拿19世纪以来的艺术创作而言，从波德莱尔、易卜生到叶芝、普鲁斯特、卡夫卡，一大批的艺术家用象征营构了一个个迥异于现实的文本世界，以及扑朔迷离的关于现实的幻象。艺术的实践和诗学理论告诉我们：象征是优秀艺术不可或缺的质素，以

^① B. J. Cooke. *The Distancing of God: The Ambiguity of Symbol in History and Theology*. Fortress Press, 1990. p. 296.

^② [美] L. A. 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的研究》，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页。译文有改动。

致美国的阿恩海姆 (R. Arnheim) 从视觉艺术出发说: “所有的艺术都是象征的。”^① 王尔德 (Oscar Wilde) 在《道林·格雷德的肖像》(1891) 中亦说: “凡艺术, 都既是一种表象, 又是一种象征。”^②

因此, 自从古希腊以来, “象征” 问题就一直是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哲学、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诗学、修辞学、符号学、解释学, 甚至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众多领域都展开了对它的研究。当然, 作为从以上诸领域吸纳资源的美学, 更是把 “象征” 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

二、符号理论研究的两条路径

与西方 “象征” 理论有复杂牵连的是符号 (symbol) 理论或记号 (sign) 理论。^③ 西方符号或记号理论 (本书权且把它统称为符号理论, 亦当作广义的象征理论) 的研究对象是 symbol 或 sign。西方历史上的符号理论形成了两条既相互交织、渗透又各有特点、互相对立的路径。笔者姑且将其中一条称为 “科学主义” 或认识论的路径, 而将另一条称为 “人文主义” 或本体论的路径。前者即一般的符号学思路, 研究对象大多是 sign (记号)。这条路径从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记号理论开始, 经过皮尔斯 (C. S. Peirce)、莫里斯 (C. W. Morris)、艾柯 (Umberto Eco) 等人的现代符号学, 一直延伸到 20 世纪鼎盛一时的分析哲学的语

① [美] 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视觉艺术心理学》, 滕守尧、朱疆源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第 633 页。

② 引自 [法] 皮埃尔:《象征主义艺术》, 狄玉明、江振霄译,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年, 第 2 页。

③ 本书根据具体情况, 将 symbol 多译为 “象征”, 有时则译为 “符号” 或 “象征符号”, 而将 sign 多译为 “记号”, 有时则译为 “符号”, 极特殊情况下 (譬如在卡西尔那里) 也译为 “信号”。

言分析理论之中。它涉及的学科领域主要有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非卡西尔的符号学）、语言学（包括语义学、语用学与语法学）和分析哲学等。它们侧重从科学的、逻辑的和客观的角度分析语言符号的逻辑形式（或规则）及其意义问题。

之所以把这种研究称作“科学主义”的，是因为其基本目的是通过分析、制定语法规则等来杜绝语言符号的含混和歧义。以艾柯为例，他虽然指出“歧义”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同时又认为“从符号学角度来说，歧义必须确定为一种违犯代码规则的方式”。^①因此艾柯的代码理论的目的是说明或追求代码、符号的意义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途径，认为确定性意义的前提是消除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一般符号学的目的。20世纪分析哲学亦认为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语言分析”，分析的目的就是拒绝语义的歧义，制定语言确定性的规则，这一点在罗素（B. Russel）、怀特海（A. N. Whitehead）等人工语言分析派那里更加明显。他们认为，日常语言常常模糊不清，而人工语言可以清除日常语言的含混和歧义，因此，他们致力于创造一套理想的人工语言即一套数理逻辑的符号系统。

科学主义的符号理论服务于认识论的要求，因此它们致力于研究、确定“意义”明晰性的逻辑规则。在一般符号学家看来，sign 与 symbol 都是人类在理性认识中获取客观知识的工具，因之必须表达确定意义。而分析哲学更是把追求确定意义当成澄清哲学偏见的基础性工作，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准确地说，是语义分析。可见，一般符号学意义上的 symbol 或 sign 与狭义象征（symbol）的旨趣背道而驰，因为狭义象征的重要性质之一恰恰在于其意义的不确定性。

^① [意] 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00页。

与之相反的是“人文主义”的路径，研究对象多是 symbol。这种符号理论侧重分析符号的文化意义，符号与人类精神世界、生存体验及理解的关系，以及符号本身作为能指的不确定性等问题。譬如在索绪尔（F. de Saussure）那里，就与美国的皮尔斯着重符号的逻辑功能不一样，他突出的是符号的差异性及社会功能。因此，与科学主义意义上的一般符号学强调符号的指称性与意义的单一性、确定性截然相反的是，人文性质的 symbol 理论突出了符号意义的超越性、含蓄性、多元性或不确定性等。如果说科学主义的符号理论主要是从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来分析符号，并强调符号的认识功能的话，人文主义的符号（象征）理论则侧重于从本体论角度来认识符号（象征）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历史地看，所谓本体论路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希腊的哲学本体论和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这种本体论表现为本质论，即现象被看成本质的符号或象征，而本质要么是古希腊的始基、理念等，要么是中世纪的神或上帝；二是 20 世纪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非传统的本质论，而是把现实的存在、当下的生存当成本体，因此“象征”就是存在、体验或“自我表现”（加达默尔语）。

这种人文主义的符号理论是狭义的象征理论，也是本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值得再次指出的是，它与科学主义符号理论虽然有对立，但又有交织、渗透，因此区别只是相对的：虽然象征理论一般强调直觉思维或感性直观，甚至在精神分析学等流派中，它突出的是象征的非理性特征，但象征理论生发于认识论之中，很多象征理论也带有认识论痕迹，譬如在基督教那里，种种象征未尝不可以被视为认识神性的工具。

以上两种路径实际说明西方符号理论具有两种基本的理论形态，这大致相当于保加利亚裔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托多洛夫（T. Todorov）所谓的“古典的”和“浪漫的”符号（symbol）

理论。他在《符号理论》(Theories of the Symbol, 国内有人亦译为《象征理论》)中认为, symbol 属于一种特殊的 sign, 所以对 symbol 的研究从属于一般记号(sign)理论或符号学(semiotics),^①“古典的”和“浪漫的”symbol 理论是西方两大基本的符号学理论形态。

三、西方象征研究的理论史

托多洛夫指出, 以上两种基本的符号形态在历史上并非同时出现的, 而表现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第一个阶段是“古典的”symbol 理论: 从古希腊至 18 世纪末期。对于“古典的”symbol 理论, 他侧重于从修辞学和一般符号学等方面进行探讨, 主要分析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记号理论。他把奥古斯丁看成是符号学最重要的奠基人。第二个阶段是“浪漫的”symbol 理论: 18 世纪末期以后。其代表是德国浪漫主义的那种唯美主义的文本自足论。综观托氏的研究, 他明显地没有将 symbol 中“符号”与“象征”这两层意思分开, 因而把象征理论混杂在“符号学”的总的名目下进行交待了。从他的分析可以发现, 他所说的古典的 symbol 理论大多属于一般的符号或记号理论, 即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符号理论; 而浪漫的 symbol 理论, 则相当于人文主义意义上的符号理论或象征理论。

本书不拟采取托氏笼而统之的做法, 只打算论述人文领域, 诸如美学、艺术学、宗教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卡西尔文化哲学意义上的)符号学诸领域内与 symbol 有关的各种理论, 即上面所说的狭义的象征理论。本书把这种人文主义意义上的符号理论或象征理论的理论发展史概括为四个阶段:

^① Tzvetan Todorov. *Theories of the Symbol*.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9~10.

第一个阶段是古希腊，这是象征理论的萌芽和奠基时期。所谓“萌芽”，意指这个时期“象征”范畴尚未成熟，亦少自觉的象征理论；所谓“奠基”，意指这一时期为“象征”确定了一个牢固的哲学根基，即通过“始基”、“理念”、“灵魂”、“心”等等概念的发展，从二分式世界观方面规定了“象征”与形而上学世界（超验的、抽象的、概念的世界等）的关联，或者说从本体论方面规定了象征“意义”的“超越”维度，因此古希腊思想对后来象征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二分式哲学的美学体现是在诗学中讨论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是亚里士多德的诗与历史的著名比较，是柏拉图和亚氏等人的“模仿”论与“象征”的复杂牵连。

第二个阶段是中世纪，这是象征理论的片面化时期。所谓“片面”，表现为宗教象征主义的无孔不入，其根本原因在于基督教思想对整个欧洲在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全面浸染。这深刻地影响了人们观看世界的视角，决定了人们阅读文献（主要是宗教文本）和从事艺术的基本眼光及方法。

第三个阶段是18—19世纪，这是象征理论的特征化时期。所谓“特征化”，是指在这个阶段内，象征理论特别繁荣于诗学和美学领域。康德美学中的象征理论是这一时期象征理论的开端。黑格尔则对“象征”进行了最早的系统论述。但与德国浪漫主义不太合拍的是：他把象征理论拉回到他客观理性主义的整个体系中。如果说浪漫主义者极富热情地赞扬了象征的话，黑格尔却贬低了象征，并把象征型艺术尤其是东方早期艺术置于艺术历史序列的低级阶段。而与浪漫主义者一致的是：他们其实都认为象征是非理性或理性不太发达的直觉状态。这些思想加上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以及宗教神秘主义，最终催生出了影响深远的诗学象征主义——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它与中世纪的宗教象征主义是“象征”在20世纪以前的两次勃兴，对诗学

和美学意义上的“象征”进行了最有力的推动。在中世纪,“象征”范畴借助宗教而具备了扩张自己在后世文学艺术和各种理论中的影响的可能性,宗教象征主义和宗教艺术对象征、隐喻和寓意等手法的偏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而法国象征主义作为纯粹的诗学思潮,确立了“象征”在诗学领域至高无上的位置,因此进一步扩大了“象征”的影响,提高了“象征”的地位。

第四个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这是象征理论的多元化时期。从象征理论史的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称得上是象征理论的又一个蜜月时期。它蔓延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加拿大弗莱(N. Frye)的文学原型理论、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罗马尼亚伊利亚德(M. Eliade)等人的宗教学、美国格尔兹(C. Geertz)等人的人类学、后期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等日常语言学派的语言哲学、巴特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等等理论之中。在这一时期,象征理论一方面是对传统象征理论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表现为强调语言符号、文本等象征体与人类文化、潜意识、生存及理解的本质联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这种联系的反复申说,从存在论和价值论诸维度确立了象征新的位置,突显出象征意义的生成性、历史性和多元性。但是加氏(伽氏)、德里达、巴特、波德里亚(J. Baudrillard)、齐格蒙特·鲍曼(Z. Bauman)等人的理论在突出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性或多元性方面,又以反象征的形式与传统象征的深度模式相对立,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性。